

# 初冬登荷花芯山



通讯员 柴彩菲 文/摄

初冬，对户外人来说是个爬山的黄金时机。周日我跟着叫兽户外队去攀登县内十大名山之一，海拔为588米的荷花芯山。一小队人从巴龙头村村后开始登山。早晨，林间的空气特别清新，深呼吸，便有一股清凉感充盈整个胸膛。

一融入山林就被大树和灌木包裹起来，仿佛我们就是山里的一个个精灵。山里很安静，也少有人大声说话，全默默行走着，颇有修行者的味道。

无人踏足的地方也有鲜花独自美丽，即便了几朵，也足够在这萧条的季节里给人以惊喜。野菊花清亮淡雅，散发着阵阵幽香。这个季节还可以见到盛开的杜鹃花，真是难得，是不是它被花神遗忘了，故而流落在此。

队友分享的红豆杉果，成熟饱满，透红透亮，忍不住放进嘴里品尝一下，甜甜糯糯的味道，有一种属于相思的味道。

此时，山上最多的是赤楠果，尚未成熟，如一群青涩的孩子，拥挤着，挤挤挨挨地仰着脸笑着看着我们。那是我童年最爱吃的野果子，每年都心心期盼冬天的到来。等霜压过后，满山寻找这果子，一把把放嘴里，甜甜的，肉肉的，把个嘴唇染得深

紫深紫。

这个季节是野果子亮相的好辰光，叫得上名或叫不上名字的，一一在我眼前晃动。有花瓶状的，珍珠状的，带刺儿的，红的黄的，勾勒出小时候的那份快乐与纯真。即便是那苍绿的蕨类也让人心柔成一泓水。

山道上铺满松软的落叶，踩在上面发出“嚓嚓”的声响，正合着沉稳的呼吸，汗水悄然地滴落，身心里一种通透感让人有些许满足。

好像所有事物不行则废，山也是。也许这座山好久没人上来过了，我们走着走着经常被一些荆棘挡住去路。幸好达哥带了一把柴刀一直在前面劈荆开路，我们才得以顺利前进。

在接近山顶处有一鱼鳍状的巨石突兀而立，队友们纷纷上去留个影，经常走户外的人就是如此容易找乐子。在他们眼里，一石一木都是如此美好，一山一水都值得留恋。

终于登上荷花芯山山顶。极目远眺，江山在怀，临风而立，心绪飞扬。听人说，登上此山可以看见荷花的样子。我不知道那连绵的群山中哪几座是花瓣之一，自叹没有风水先生的慧眼，但心有荷花，天地有佛。

下山的路比较平缓，没多少工夫就来到小白岩村。这村子倚山而建，村前古木苍秀溪水清流，给人一种宁静安逸的感觉。

在村会所前，我们稍作休息，吃点干粮喝点水。一村民拿出珍藏8年以上高粱酒招待我们，村民淳朴又好客。

我们决定翻过顺风岭到墙头仓吞水库。这是一条海拔400米左右的古道直达山顶。一路上树木清寂泉水淙淙，薄薄的苔藓附着在石块上，时空的凝重感在我们周围流淌。

我喜欢这山里的一切，无纷扰无杂念，淡淡的草木气息安抚人间烟火。

半道上，浓密的灌木扯起一道墙布竟然把古道给遮移了。我们只好另辟蹊径，硬是从半山腰扒出一条野路来。钻柴洞攀树枝，如一群山兽东窜西突。尽管有点折腾，但觉得这种体验蛮刺激新奇的。

没有过不去的山，我们顺利突围，仓吞水库已经在眼前了。这一回的爬山虽然上升高度达1000米左右，但总体来说不觉得很累，或许是因为身边与有趣的人为伴，或许是因为这山本身就有神秘能量在加持着我们。

因为有梦所以前行，因为喜爱所以坚持。

## 宁海红岩谷火山遗迹 神奇的大自然景观



通讯员 张海华 文/摄

宁海红岩谷火山遗迹位于岔路镇夏孔村的王爱山之南坡。此地属于宁海西南部，与天台县交界。在《徐霞客游记》里，这位“游圣”提到他两度曾游历王爱山。第一次游历是在1613年5月20日，他在游记中说：“而雨后新霁，泉声山色，往复创变，翠丛中山鹑映发，令人攀历忘苦。又十五里，饭于筋竹庵，山顶随处种麦……”筋竹庵至今犹存，正是在王爱山上。

那天，我和女儿从宁波市区出发，去寻访红岩谷。一路上都在下雨，远山笼罩在云雾之中。在宁海南出口下高速后不久，便驶上了盘山公路，约20多分钟后到

了夏孔村，全程100公里出点头。到了村里，经老人指点，方找到路径，到红岩谷附近的竹林旁停车。运气真好，此时竟然云收雨散，出太阳了，正所谓“雨后新霁”。

抬眼远望，周围大部分地方比较平坦，田地里种的几乎都是掌叶覆盆子，即当地所谓“葛公”是也。只有左前方，是靠山的成片的毛竹林。我想，既然红岩谷是火山遗迹，应该是贴着山体的，于是穿过“葛公”夹道的田间小径，进入竹林，然而并不见任何山岩。

正彷徨之时，遇到3个当地男子扛着农具走了过来。我赶紧上前打听到红岩谷该怎么走。他们很热情，其中一位大哥还主动在前引路。在竹林里，他忽然说，现在竹笋很鲜的，我挖一个你带回去吧！我推

却不过，只好笑纳了。没走几步，他又说：“这里还有一个，你再带一个吧！”这回我真的不好意思了，就坚决不要了。走到竹林边缘，这位大哥指着不远处的一片人工栽种的樟树林说：“你先走到这片树林，然后再根据指示牌往下走，就可以到红岩谷了。”

我连声感谢，依言而行，果然顺利找到了红岩谷。原来，红岩谷就在两块平地之间的峡谷中，峡谷的对面，乃是天台县泳溪乡。此处的王爱山，山顶地势平坦，就像徐霞客所说“山顶随处种麦”，让人有种并未身处山顶的错觉。我们再次穿过种满“葛公”的田野，拐入底下的山谷，顿时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——一个随处可见怪石、奇洞、老树、古藤的充满原始气息的世界。

跟我在宁海茶院乡见到过的古火山遗迹一样，这个峡谷旁的山崖的岩石构造，也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柱状节理，也有石林景观。

不过，此处的石林，跟宁海茶院乡的陆上石林或象山花吞岛的海上石林都不一样。这里很少有连排的整齐的石柱，而更多的是由各种不规则的大石头堆叠而成。这些石头，其实真正称得上是红岩的并不多，倒是有很多或苍黑或灰绿或深褐的岩石。

在葱茏的草木的掩映下，这里的一切都透着一种神秘感。很久以来，当地人发挥想象力，给这里的石柱、洞穴、巨岩起了不少形象的名字，并加上了神话传说。

比如，有个石洞被称作“观音莲座”。有块巨岩被称作仙人岩，这块仙人岩的底部，各种颜色的大石头呈堆叠状。而从侧面看，这仙人岩的轮廓，很像是一个巨人（也有人说是巨大的神龟）在攀爬。



## 西沪港畔张弹鲋

通讯员 白国璋 文/摄

弹鲋穴居于软泥质低潮区，潮退后，在泥涂匍匐跳跃、觅食，自然形成黑金般的肤色，然而它还是觉得身体需要有些装扮，于是在灰黑的袍子上装点几粒白色而得意洋洋，把深蓝色的背鳍左右甩摆。

但是它不自信，当人们在堤岸边走过，它慌张地跳入泥洞里，或者头顶两颗细小的眼珠，专注地观望，时刻防备你有什么伤害它的动作。不过它无论如何精明，常常会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精美的小菜。

从滩涂到餐桌，一般是沿海渔民“赶小海”的杰作。冬至以后，天气偏冷，弹鲋大都穴居洞内，需用锄头“掏”，俗称“掏弹鲋”。立夏至冬至，弹鲋在滩涂上跳跃觅食，拾海人捕捉弹鲋，俗称“张弹鲋”，或者叫河弹鲋。

相比较而言，“张弹鲋”更具技术性，更受人们青睐。在西沪港畔，至今还能看到拾海人张弹鲋的身影。

“张弹鲋”的工具主要是“海马”与“竹筒”（俗称弹鲋棍）。海马，是用三块宽约0.35米、长约1.8米的“弧形”木板钉制而成，头翘底平，在海涂滑行，既省力、便捷，又能运载“竹筒”等实物。

“竹筒”一般采用上下大小基本一致的刚竹、雷竹或毛竹梢端截锯，长约30厘米，底端留着竹节，筒口直径约为3厘米。截锯后的竹棍，上端内口磨去棱角，剥去竹皮层，浸葬在泥涂和海水中两周以上，把竹棍的筒壁颜色变黑，这样方可使用。

张弹鲋，看上去简单，其实很有门道。“退潮时插棍，涨潮时赶在潮前拔棍。”这是张弹鲋的基本法则。潮水退潮后，拾海人“骑”着海马，在滩涂上依次寻找弹鲋的洞穴，并把竹棍插在洞边。

插完竹棍后，用手抹平弹鲋洞口和近边涂域，做好标记，以便拔棍时辨认，然后沿途依次插棍。弹鲋出洞时，遇到洞口受堵，拚命向外挤钻，出洞后的洞口会自动闭塞。

当它返回洞口时，误以为竹棍“洞”

就是它的家，于是毫无戒备地跳了进去。当地民谣说得好，“好请勿请，弹鲋落竹棍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初八廿三小水潮是张弹鲋的最好时节，由于小水潮潮水上涨慢，时间长，弹鲋都在洞外的滩涂上尽情地跳跃，此时作业能够获得更大的收获。

一般情况下，拾海人每次插、拔竹棍都在上百或几百个，而海马一次运载弹鲋棍只能在100个之内。因此，拾海人把事先浸葬在港边滩涂的弹鲋棍作为随时补充之用。弹鲋棍插下半小时后，就可以依次拔棍。

张弹鲋与气候因素相关。若遇七八级以上的大风，海涂上竹棍筒在大风的吹拂下，会出现泥浆堵“棍筒”。如果是大雨天，泥涂中的竹棍筒灌满了水，进入竹洞的弹鲋利用水的润滑就会反跳出筒，这时才会劳而无获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西沪港畔的沿海农村，张弹鲋是很多农渔民的一项谋生技艺。拾海人在海涂上作业五六个小时，可以毫不费力地插、拔弹鲋棍500—600个。

一般情况下，每百个弹鲋棍平均捕捉弹鲋在70—80条左右，一次就能捕捉弹鲋10—15公斤以上。现在由于海涂上大米草蔓延，加上浅海掠夺性捕捞，以及滩涂养殖使用农药等，致使弹鲋生存空间缩小，繁殖能力下降，海涂上的弹鲋大大减少。

同样耗时五六个小时，现在只能插、拔竹棍100—200个，一次能捕捉2—4公斤弹鲋已经是运气不错了。因此，如今能张弹鲋的人已经不多，像墙头镇岭下村有近千村民，还在张弹鲋的，只有一位65岁的陈云良大伯。这与其说是传统技艺的失传，更不如说是面对资源衰竭和环境恶化的无奈。

在不顾自然规律无节制地索取和生态持续恶化下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西沪港畔张弹鲋的生动画面又将能成一代人的记忆。对此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，这是全社会需要关心的敏感话题。

